

光明文集 1

大悲咒研究

修訂二版

林光明 編註



B 942.3

971

港台書室

大悲咒研究

修訂二版

林光明 編註



00779790

信茂出版社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悲咒研究/林光明編註，—修訂二版

-- 臺北市：佶茂，1996〔民85〕

面；公分

ISBN 957-98985-0-2

1. 秘密部

221.96

85008748

大悲咒研究（修訂二版）

A STUDY OF MAHĀKARUṆIKACITTA DHĀRAṆĪ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Mantra)

編註者：林光明 (Tony K. Lin)

封面題字：杜忠誥

出版者：佶茂出版社

登記証：局版北市業字第 549 號

發行人：陳慧珍

社址：台北市民生東路 5 段 69 巷 2 弄 36 號

電話：(02)765-7420

傳真：(Fax) (886-2) 763-2778, 763-6567

郵撥：帳號 18889921 號；戶名：陳慧珍

定價：平裝新台幣 400 元

1996 年 9 月修訂二版

謹將此書獻給

王文淵 先生
王鄧美苓女士

本書使用法

- 一、請看〈大悲心陀羅尼經〉之導讀及全文的第5、6、7、8、15、及25等六節。
- 二、請看梵文發音的近似發音法要點，請見本書第423頁。
- 三、請看84句解的第1、3、7、12、13、18、52、53等八句之註解。
- 四、請看大悲咒結構分析及記憶法一文，請見本書第433頁。
- 五、請先影印或複製〈梵漢對照大悲咒〉帶在身上，有空就經常拿出來念誦，準備背熟，請見本書第115頁。
- 六、請再影印或複製〈梵文大悲咒〉帶在身上，隨時提醒咒文內容並加強熟背的程度，請見本書第113及114頁。
- 七、恭喜您已背熟梵文〈大悲咒〉。

修訂二版序

拙著《大悲咒研究》第一版竟然已沒有庫存了。過去幾個月內，收到很多讀者或來信或來電相當熱烈的反應，或謬賞有加，或提供意見，或要求錄音錄影帶，讓我相當感動。

為了因應後續讀者的要求，現在將本書縮編改寫再版。在修訂二版裏，我將初版中部份可能只適合深入研究用，而非一般讀者所需之內容刪除，將本書變成較薄的一本，好讓新讀者較易閱讀。再版的縮編本與初版有些差異，詳情請見本書第一章第四節：「本書編寫方式」中的說明。

本書第一版的封面，因為我覺得書名既然是《大悲咒研究》，就把它印成像論文的樣子。再版則請陳麗珠小姐及何書斯先生(Mr. Jesús Martin)幫忙設計封面。

雖然將本書篇幅縮小了，但我正在著手寫一本《大悲咒全集》共上中下三冊。希望將所有有關〈大悲咒〉的經典及資料都重新分段標點收在同一書中。本書裡我只對照比較了二十種八十四句型〈大悲咒〉，但在〈大悲咒全集〉中，我收錄另外三十本資料共五十本對照，如是做大概全世界重要的〈大悲咒〉資料都齊全地收在同本書裡了。該書中也收有另外三型的40句（約300個漢字）、94句（約600個漢字）及113句（約900個漢

(6) 大悲咒研究

字)等三型〈大悲咒〉之資料。

本書初版出版後，我曾多次應邀在不同場合對不同聽眾試講〈梵文大悲咒〉，從他們的熱烈反應，以及很快就能念誦及熟背〈梵音大悲咒〉的結果來看，讓我相信原來所持的用諸本對照的編排方式說明比較、利用近似發音法誦讀梵文咒語、並解釋咒語以利學習之態度是正確的。此經驗使我對用這種態度整理咒語更有信心，因此我計劃將繼續用此種諸本對照的方式出版幾本有關〈往生咒〉、〈十小咒〉、〈楞嚴咒〉、〈大隨求咒〉等之書籍，有興趣的讀者可參考。

有朋友問我何以會做這種單調無聊，但辛苦無比的各種語言比較經咒的工作？我覺得我會較喜歡從文字比較的角度來看佛經，可能跟個人成長背景與嗜好有些關連。我畢業於師大，在當年師大是台灣唯一在大一得重念ㄅㄆㄇㄉ的大學。因為我一向對語言就蠻有興趣，所以當時就多念了些有關語言與語音的資料，因此對我國各地語音及其歷史演變也有一些瞭解。後來又在世界的幾個主要語系中各挑了一、二個，學了好幾種外文，對各主要語系的分佈、特色、及異同也有一些認識。做這種單調的工作雖然辛苦，對我來說卻還能得心應手。

身為一個非專業佛學研究者的生意人，我對這幾年承藍吉富先生、傅偉勳教授、及多位佛學界好友的指導下，所寫出的原只是供自己研讀所需的資料整理出版成書，並看到它對一些朋友多少有些助益，除了讚嘆因緣奇妙，謹藉此機會對接受這種咒語學習法的讀者致最大

的敬意與謝意。

除了初版自序中所列的朋友，我還要特別謝謝日本的稻谷佑宣法師夫婦、吉津宜英教授夫婦；大陸的元音老人李鐘鼎老師、楊曾文教授、李家振先生、王雷泉教授；美國的劉鐘穗老師。還有傳道法師、林光美小姐、王泛森先生、吳繼文先生、台北市民生國中校長吳忠基先生、任博克博士(Dr. Brook Ziporyn)、廖本聖老師、陳嫵珠小姐、陳圓圓小姐、李勝雄先生、菩提長青雜誌社的關正宗先生、陳秀娟小姐、胡秀卿醫師、王讚源教授、依觀法師、葉雲蘭小姐、黃瑩娟小姐、陳惠珍小姐，謝謝他們在修訂二版過程中的幫忙，也謝謝杜忠誥老師再度為二版題字。

林光明 謹識

一九九六、九、十三

傳 序

兩年前我因為患有淋巴腺癌而死去活來之際，蒙獲藍吉富與林光明兩位居士的亟切關懷，成為結拜兄弟。

老二吉富是研究中國佛教史的專家學者，著有《隋代佛教史述論》等佛學論著多種，也是《大藏經補編》、《禪宗全書》等佛典叢書的主編。

現為漢功企業公司總經理的老三光明，多年來也在利用業餘之暇，傾心費神於佛教經典研究，也曾自印金剛經等贈送友好。我又記得，他今春因商務飛往歐洲之時，順便到了瑞士參加禪修一週，回國之後曾以傳真告我，他曾在清澄的湖邊默坐多時，而有些許悟覺體驗。

數月前他又以傳真告我，剛好完成了當代西方大乘佛教研究泰斗孔睿（Edward Conze）的金剛經英文本的中譯。不久再以傳真告我，正在完成《大悲咒研究》一書的工作，要我寄去當代禪宗大師鈴木大拙的大悲咒英文本，以便中譯之後，收在此書。

七月飛往台北，與他促膝暢談之時，才知已經完成此書，以及另兩本書《金剛經譯本集成》與《阿彌陀經譯本集成（附往生咒研究）》，準備今年年底同時印行。我一查看目錄，即大大驚訝：老三從早到晚忙於商務，

(10) 大悲咒研究

且得為了公司業務時常奔波於世界各國，那來得空閒默默耕耘，同時完成這本書？

光從《大悲咒研究》的目錄，讀者不難窺知，此書的問世很有助於我國關於大悲咒研究的普及化與國際化。光明極有耐心，不但細論大悲咒的基本資料，詳作大悲咒八十四句句解，試予中譯現有的日文與英文大悲咒，且加上大悲心陀羅尼經的導讀，以及該咒的全盤性研究，而在附錄列出參考書目等等，令人不得不讚賞他那嚴密、精細的研究態度。

我尤其欣賞他在〈前言〉所提到的個人經驗，說：「念咒最重要的是誠心、信心與專心。也就是說，念咒時一定要正心誠意；要相信咒語的力量，也相信自己的念法是正確的選擇；而且在唸時要心無旁騖，專心只唸咒語。」他又認為，「各種方式的發音及註解都只是工具，當能背誦大悲咒後，這個工具就可捨去，好比渡了河，就不需要將筏帶上岸；已經洗好衣服，就不需要將清潔劑留在衣服上了。金剛經說的好：『知我說法，如筏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這些話語十分反映著作者多年來的念咒經驗與佛法體會，實為出乎肺腑之言。

老大的我以有此奮勉精神的結拜兄弟為榮，遙從美國預祝此書出版的順利成功。

傅偉勳

1994年8月30日

序於美國加州聖地亞哥市自宅

藍 序

悲心不可闕，智慧不可無。悲智具足，是謂大乘。〈大悲咒〉者，顯揚大乘悲智二輪之神咒也。此咒也乃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所敷演，千餘年來普為中土佛子所信受。以十心（大慈悲心、平等心、無為心、無染著心、空觀心、恭敬心、卑下心、無雜亂心、無見取心、無上菩提心）為咒相，涵攝智悲、具足方便。行者外持真言、內懷十德；起心動念、聲言舉止，悉依準十種咒相；念茲在茲以修，修之不足則清淨懺悔；身口意恆沐浴於大悲咒海之內。果能如此，豈非即世尊所護念，所付囑之菩薩耶？

故知〈大悲咒〉之妙用，盡非僅消災解厄、延年益壽而已也。此咒實亦大乘義海之總持、菩薩行門之融攝。行者依之起信起行，內（十心）外（持咒）兼修，則無上佛果，自不至邈不可期。

環顧古今佛子，其持此真言者，大抵唯止於祈求庇護始，而漸及於發願庇護眾生。始則仰仗觀音大士之慈悲護我，繼則我亦不吝以慈悲施人。自利利他，當仁不讓，發大慈悲心，以菩薩行者自許。斯乃可謂善誦〈大悲咒〉者，斯乃可謂善學觀音大士者。

(12) 大悲咒研究

光明弟醉心佛法甚久，嗜讀〈金剛經〉，喜持〈大悲咒〉。身處聲色犬馬之商場，而內心恆以研讀佛書為樂。且持己甚儉、待人甚厚；性情淳篤，博學多聞。實當今商場之一異數也。其〈大悲咒研究〉稿成，囑序於余。余歡喜讚嘆而不能已於言，故略陳所知如此。

藍吉富

94. 10. 24

初版自序

大正藏所收漢字音譯〈大悲咒〉共有十四種，其中最短的有四十句，最常的有一百四十三句，一般常見的〈漢文大悲咒〉是八十四句型。

此一咒語，似乎與中國人最為有緣，我所認識的歐、美、日本佛教徒朋友中，鮮少有人持念此咒，但是在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中，只要有念咒語的，幾乎人人會念或至少曾念過〈大悲咒〉。

一般常見、且為多半佛學學者所接受的〈梵文大悲咒〉，都是日本學者提出來的，與漢文所用的八十四句型〈大悲咒〉並不相同。基本上，這些日本學者似乎並不認為漢文八十四句型本是正確的，因此這種〈梵文大悲咒〉，除了無第 16 句中的「南摩婆娑哆」以外，它還將漢文的八十四句刪掉十句，但也多加了十二句漢文本所無的咒文，另外有些句的內容也稍有不同。

我當然尊重日本學者的研究成果，也相信他們的做法有他們的道理在，但我的看法與態度是：當年伽梵摩與不空等譯經前輩，在音譯出八十四句型的〈漢文大悲咒〉時，一定有所根據，也許他們所根據的梵文本與日本學者所用的不一樣。

(14) 大悲咒研究

本書裏的八十四句〈漢文大悲咒〉對應梵文羅馬拼音咒文，就是根據這個態度，從各家梵文本及各種資料中，找出我認為最恰當的梵文羅馬拼音，是一個與漢文八十四句本完全一致的〈梵文大悲咒〉。

我的選擇，當然不一定絕對正確，但我覺得，中國人一定該有一個與八十四句型〈大悲咒〉完全一致的梵文羅馬拼音本，所以雖自知學力有所未逮，也硬著頭皮寫出這本書來，希望拋磚引玉，能讓一些更高明的學者與修行人出來繼續此一工作，從而在不久的將來，整理出一個合中國人用，且與八十四句本完全一致的〈梵文羅馬拼音大悲咒〉的「標準本」來。

在本書的緒論裏，我說明了何以會用這種方式寫這本書的理由與背景，並簡單介紹本書內容，我建議讀者可先大致看一下此緒論。

這本書能完成，要感謝的實在太多了，我相信「法界無盡緣起」的說法，這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息息相關、相互影響，因此先謝謝這個世界吧！

接著要謝謝一些朋友，沒有他們的幫忙，這本書是不可能完成的：

（一）藍吉富先生提供了我最多資料，在我有疑問時隨時提供意見，提供各種人力、物力支援這個工作。（二）美國天普大學傅偉勳教授及其夫人華珊嘉教授，幫忙在美國搜集資料，隨時以電傳提供意見、指導英日文中譯，並幫我看了部份初稿。（三）台灣塑膠公司李天賜總工程師，及我的母親陳銀埤女士，幫忙指導日文資料及其

中譯。(四)中華佛學研究所佛學教授穆克紀博士(Biswadeb Mukherjee)，幫忙指導梵文。(五)台灣化纖公司王文淵先生、南亞塑膠公司王文洋先生、新光合纖公司吳東明先生、及師大國文系董俊彥教授，分別幫我提供台語、唐詩聲韻、漢文、及聲韻學上的許多指導與寶貴意見。這當中特別要感謝王文淵先生，因為他用豐富的台語知識幫我整理了很多字在唐朝時的可能正確發音，幫我查閱一些資料，並在我遇到梵文字體電腦打字的困難時提供各種協助。(六)現任中華書道學會理事長的名書法家杜忠誥先生，特別為這本書題字，使本書生色不少。(七)陳燕法小姐、陳文藏先生、黃淑惠小姐、王瑪麗老師及張志輝先生，提供不少意見並鼓勵出版此書。(八)嚴榮貴先生及陳東漢先生幫我設計一些程式，高耀通先生、陳聖杰先生、莊德明先生協且我利用電腦做大悲咒的用字統計，楊光祚先生、賴芳男先生、及陳銀權先生，也提供許多資料助我完成本書。(九)我的弟弟陳金裕、陳金仁先生，在各方面支持我的佛經研究計畫，幫我分擔公司大部份的日常工作，讓我能挪出一些時間寫這本書。(十)漢功企業公司的秘書小姐們：簡秀娟、葉麗芬、黃嬪如、王玉芬、楊麗娜、余金鳳、曾秀鈴、黃淑美、鍾松英、林佩瑩、林秀珠等，幫我繕打、整理文字。我內人陳慧珍提供財務援助，二位女兒林怡馨、林怡廷幫我翻閱及記錄資料。

我接觸佛學雖已有二十五年，而且近年有傅偉勳教授與藍吉富先生兩位老師隨時惠予指導，但佛學浩瀚，

(16) 大悲咒研究

自認至今仍只是個初入門者。寫這本書只是想將自己學習的心得與經驗，提供給同修及將來的新入門者參考，希望能有助學習、增強記憶、縮短熟背時間而已。雖然盡力期求正確，但相信仍有很多謬誤之處，希望讀者不吝指教。

林光明

1994. 7. 22

ABSTRACT

Twenty Sutras and Mantras related to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Dharani are collected in the Taisho Tripiṭaka.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phonetic transliteration, the 17 Mantras of the Great Compassionate Dharani collected there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eries: 1.) 40 passages (about 300 Chinese characters), 2.) 84 passages (about 400 Chinese characters), 3.) 94 passages (about 600 Chinese characters), and 4.) 113 passages (about 900 Chinese characters).

The most commonly used Dharani of these four series is the 84 passages type, which is also the focus of this book. To enhance reader comprehension, this book further classifies the 84 passages type into two categories : 1.) The Avalokiteśvara system, and 2.) The Narakindi system. Examples of the former system are the Sanskrit versions of Mr. Takubo and Mr. Takenaka, and the English version of Dr. Lokesh Chandra. It also includes the text used in Korea and two Chinese versions found in Fang-shan near Peiking. Examples of the latter are the Chinese version used by Chinese throughout the world, the same version used by Zen Buddhists in Japan, the English version of Dr. D.T. Suzuki, and my Sanskrit and English versions .